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第一回 悲歌一曲招賢士 國傾家亡出杰人

話說歷史上唐室不綱，黃巢起事，天下分崩，生靈塗炭。接下來是五代不斷，奸佞是尚，仁義喪亡，四維既不能修，傳國又何能久？其間稍可稱者，唐明宗後，如周太祖亦頗多善政，然皆莫能贖其前愆，是以未再傳而絕滅。若於黃袍加體，眾呼萬歲之時，即不知如張益州之下馬同呼，豈不知以死自誓，殺身成仁，流芳百世，豈不美於千古同稱篡逆乎！況左右皆是腹心，以綱常大義，再三開導，豈有不依，又何至於死！如憂主弱將悍，神器終屬他人，則何不權時攝行，而以法削籙首亂者，仍復辟於主乎？初既不能以死辭，後又不能以權復，則是宿謀可知。何期轉眼虛花，未數年，即有宋太祖葫蘆依樣。宋太祖既忍背世宗，宋太宗又何必不忍背太祖？承祧之用異姓，二王之不得其死，天網何常疏漏哉！皆由廢棄仁義、狙詐成風之所致也。

且言周自世宗駕崩，太后垂簾，太子嗣統，殿前都檢點趙匡胤羽翼已成，心腹滿布，其中尤傑點者，有王審琦、王彥升、石守信、史圭、王漢卿、郭全雲、楚昭輔、陶谷、趙普、苗光義、李處耘、王溥、羅彥環、張令鐸、張光輔、趙彥徽、王全雲、陳思誨、李漢超、慕容延釗、符彥卿、潘美、劉光義、王仁瞻、曹翰、劉延議、趙廷翰、王彥超、武行德、郭進、來信、王沔等，其餘願效死力者，不可勝數。建隆元年正月，乃使其黨假作鎮州、定州急報，皆稱北漢王約同契丹，乘喪大舉入寇，兵精將猛，鋒不可當。

此時舉朝聞報，驚慌失措。宰相王溥出班奏道：「北漢乃國家世仇，契丹又係宿怨，今聞先帝駕崩，揣度無人能御，故此戈動，乘虛而來，兵勢兇猛，誠不可輕視。為今之計，須亟選將領兵，速行迎御，始免貽誤。臣視諸將能任此事者，非趙都檢點不可。」首相范質道：「且待續報，再為斟酌。」王溥道：「救兵如救火，豈容刻緩！先帝經營數年，費多少錢糧，復得城池若干。今二敵合力而來，邊關城邑，雖有兵將，如何能守得住？邊城有失，則迎刃破竹，長驅直入，國家大事，未可知也！」幼主持疑不定，因問學士陶谷道：「陶先生所見如何？」陶谷奏道：「王相所見甚是。」太后道：「陶先生與王相意見相同，自然不錯。」即命將兵符印劍交與都檢點趙匡胤。

當下拜趙出朝，統眾往北進發，次於陳橋安營停宿。至五鼓時，軍校又效當年故事，擁都檢點趙匡胤著黃袍作天子，返戈回朝矣。滿朝文武，邊關將帥，俱戀爵祿，屈膝惟恐不及，誰念舊主恩澤、君主綱常？其間惟有二人，忠義激發，不顧身家，志雖未成，而節義倫理，炳炳不磨，堪垂千古。二人者誰？一曰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，一曰昭義節度使李筠。

那韓通係唐韓文公之後，為人正直奉公，有拔山舉鼎之勇。周太祖愛其才氣，使為親軍，隨行征伐，功績頗多。世宗北征，加為陸路都部署；及不豫還朝，加為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。因世宗駕崩，感兩朝隆寵，過於哀慟，正成羸疾。雖臥病在家，常懷憂慮，為都檢點羽黨盤結，時時留心朝中事務。到正月初四日，因服藥假寐，醒時已經夜深，方知朝廷使都檢點領兵，御北漢、契丹。大驚道：「外寇事虛，趙某乃心腹之疾，兵權在手，誰能制之！」因修書，差家人飛往家鄉，叫兄弟韓速來京。又修書往潞州淮南，勸勉李筠、李重進，共扶社稷。

五更時分，扶病上馬入朝，見著范質、王溥問道：「邊寇之信，從何而來？」王溥道：「昨日鎮、定二州，俱報北漢結連契丹人侵。我等想北漢與國家勢不兩立，契丹又怨先帝取彼寧、莫、瀛、易等州，今聞駕崩，故乘喪報復。昨已奏請，命趙都檢點率眾禦敵矣。」韓都指揮道：「北漢契丹，俱恃騎兵，故每入寇，必待秋日草豐馬劍今乃草枯之肘，焉有人寇之理？如實有寇，自應接踵報來，何以報後不聞更有警報。揆之天時、人事，寇信必誑。深恐國家之憂，不在北漢、契丹，而在於主幼臣強也！」范質道：「所見甚是，今將若之何？」都指揮道：「而今惟有請聖上發旨，召檢點回朝，或先君有靈，使彼歸來，解其兵權，則無虞矣。」范質稱善未了，忽報：「大兵到於陳橋，將士盡變，共擁黃袍呼萬歲，檢點無奈，率眾還朝，將到矣！」范質失色，頓足道：「倉卒命將，吾輩之過也！」都指揮視朝內無可與謀者，歎道：「事不可為矣，只有盡命報國耳！」欲回府集齊家丁，拚命平亂。出得朝門，僕馬俱失，情知有人暗算，乃徒步疾行。

原來趙氏心腹王審琦接得私信，連忙入朝，照會朋黨。見午門外好匹駿馬，一個大漢牽著立在街邊，乃是韓家馬夫名喚袁緩，暗吃驚道：「韓通疾愈矣，奈何！」因假意問道：「都指揮病好了，可喜可喜！」袁緩上前答道：「原來係王老爺，家爺病方小愈，不知有何事情，半夜急到五更，慌趕上朝。請問王老爺，昨日有何事故？」審琦故作不知，答道：「不聞有甚事故。你老爺病癒，正宜在府調養，豈可如此勞神？」袁緩道：「正是。」審琦道：「此馬何處得來？果然雄駿。」袁緩道：「此係去歲家爺隨駕征北，契丹驍將蕭忽索兵阻易州，家爺單騎入陣斬之，並得此馬，先帝賜與家爺。請看通身純青，毛卷如鱗，因其尾秃，故名摘尾龍，真有追風賽電之能，日行何止千里！家爺愛之如珍，平日調養備至，閒時不肯坐騎。」審琦道：「好匹戰馬！」正在談論之際，忽見飛報入朝，審琦心中了然，思欲先去都指揮腳力，方能困之。因向袁緩道：「所報不知什麼急務，我今仍不進朝，你且去打聽，將馬交我代管著，你可並看爾老爺勞倦否？」袁緩信是實話，便將韁繩交與審琦道：「得罪老爺。」審琦道：「何妨，可探聽清楚來。」袁緩答應，行了數十步，轉念道：「王審琦素為韓爺所鄙，今我入去探訪，若韓爺看見問馬，如何回答？」慌翻身回來，馬已無蹤，連審琦也看不見，笑道：「王鬼子討苦吃哩！」乃向北追去。到牛頭巷口，望見審琦遍輻收勒，欲帶進巷。馬不肯入，昂首長嘶，將兩蹄掀高，直立起來。審琦不能控制，翻身落地，那馬轉跑往東去了。袁緩罵道：「無恥匹夫，有何武藝，敢盜龍駒！自取跌辱，可不羞死？」審琦連忙掙起，袁緩近前，故意看道：「原來是王老爺，小的冒犯了。」說畢，亦向東飛跑追馬。審琦家丁俱怒道：「這個畜生，太無情禮！韓爺平素輕老爺，連小廝亦如此放肆，情殊可忍？」審琦恨道：「今朝不報宿仇，更待何時？可將馬匹長槍來！」家人取到。

審琦原係驍將，雖遭傾跌，亦未傷損，立刻上馬，提槍加鞭向東，道：「且先殺此匹夫！」追到月華街韓府門前，並不見袁緩蹤影。乃直馳過去，轉出陽明巷，只見都指揮飛奔前來。

審琦驚恐，掣轉馬頭，往南而走，聞得後面喊道：「都指揮且住，相公請回朝議事！」隱隱似王彥升聲口。轉而望見彥升帶斧加鞭，心已明白，視都指揮徒步，手無寸鐵，身無片甲，乃回馬挺槍迎上，當心直刺。

卻說韓都指揮朝內飛步回家，當下石守信見了吃驚，向眾心腹道：「我等平素所畏者，只韓通耳。今情形如此，心必不服，大事猶未可知！」諸人失色，守信撫王彥升之背道：「趙公平素待君何厚，韓都指揮倔強當除，吾使健校相助，此君建功之日也！」彥升躊躇未對，守信催道：「韓公若非抱恙，誠不可近，而今病軀空手，有何能為？如再遲疑，此功為他人得之，君將何顏以見趙公？」旁邊史圭、石漢卿向前道：「我等齊去。」彥升乃奮然提斧上馬，同眾追來。遠望韓都指揮如奔疾走，連連詐喊。仍不停腳，乃加鞭驟馬追來。

都指揮素知彥升為趙氏心腹，只作不曾聽得，仍然疾走。將進陽明巷，忽有飛騎劈面衝至，槍已到身，急斜閃開，將槍桿夾住，雙手執著，直奪過來，審琦幾乎墜地，只足掛鎧跑去。

這邊彥升等早到，舉斧就劈。都指揮將斷槍撥開，順勢紮去，彥升急攔，早中馬肚，馬立倒，彥升立刻滾跌下來。都指揮復挺槍刺入，史圭恰到，飛戟挑脫，彥升逃去。

這時，石漢卿等率領步騎又至，團團圍祝都指揮獨力支持，奮怒將史圭右眼划破。奸黨兵將雖屢刺倒，自身亦受重傷，得空便向漢卿撞去，鋒利穿通右腿，漢卿忍痛將鞭迎面飛擊，雙手連身抱住槍桿不放。都指揮方架串墜落，彥升換馬又到，自後使斧盡力砍下。都指揮聞風，急將頭閃開，右臂已為砍斷，乃棄槍拾鞭，扭轉身來擊去，正中彥升右肋，口吐鮮血，棄斧伏鞍而逃。不期全雲乘虛挺槍，穿袍傷肋。都指揮使鞭飛擊，正中全雲面門，復掣出金槍，挺立陽明巷口抵敵。只見袁緩帶馬鎚率領家丁尋到，喊

道：「老爺請息怒，待小的們攘這群畜生！」奮勇向前。石漢卿等見生力軍來，各人俱帶有傷，乃忙退去。惟有楚昭輔方到不服，要擒都指揮建功，拚命格殺，為家將史美兩鎚打落塵埃，眾人擒祝扶都指揮上馬，收兵回轉。來到府中，視傷深重，體無完膚，不能言語，惟張目大呼，齒牙咬碎，恨恨而死。舉家痛哭。

韓夫人喚掌管寧遠等，高聲道：「此刻非哭時也，老爺已死，眼見得周家天下姓趙，韓家亦不能存留了，爾等願以死隨老爺者在此，不願者可速行！」眾人齊聲道：「老爺死周朝國難，小的等死老爺家難，亦係殉國，情願在此同死，作厲鬼，以追賊子之魂！」史美道：「死雖情願，也還要消消這口怨氣，再死不遲！」眾人道：「如何消氣？」史美道：「我等趁此刻回兵未到，先往趙家殺個罄盡，然後殉國！」袁緩道：「老爺之死，皆王審琦盜去駿馬，我今去殺王審琦。」於是分作兩路，各領數十人前去。

寧遠安排將斷臂縫好，入殮方畢，只見史美空手回來。寧遠問道：「不曾如意？」史美道：「到趙家殺了幾個家將，趙老夫人逃避，被迫急迫，跳入糞坑。我因鎚擊之不便，刀又短了，舍之另搜，未再得人。」又見袁緩等拿著個十五六歲彩服女子，提著十數顆男婦首級入來，說道：「今日此舉爽快！」寧遠喜問道：「殺的是些什麼人？」袁緩道：「且將首級排列老爺靈前，叫此女子細細指出便知。」夫人乃焚香，命將首級排列靈前。只見那匹駿馬，向著靈柩長嘶而倒，登時氣絕。夫人呼楚昭輔道：「馬知恩義，以死殉主，汝等甘為趙氏，不顧周朝，有愧此馬多矣！」袁緩剝去楚昭輔衣裳，持刀欲取心肝。夫人道：「不必，可留他傳說與諸奸黨。」袁緩乃止。

夫人問女子道：「可從實說來，免汝死命。」女子道：「妾身王氏，乃王審琦姪女，幼許羅彥環之子，前日招贅，今日會親。」指三白髮首級道：「此趙老伯普之母也。此陶表伯谷之母也。此家姑祖母石守信之母也。其餘守信之妻、之媳，陶谷、羅彥環之子，王審琦之妻、妾、子女。」逐級指明。夫人痛哭，舉家大嚎。祭畢，夫人令前後舉火，將彩服女子並赤身之楚昭輔推出，閉門焚燒，全家盡節。

卻說宋主即位，欲以忠義勵將士，乃贈韓公中書令，並加潞州李筠中書令。

卻說李筠乃周昭義節度使，與周太祖有瓜葛親誼，忠勇過人，每於戰陣，不避矢石，數脫太祖於危險。是以世宗愛重之，升至昭義節度使。只是平生性急，遇事從不停宿。然所蒞任之處，皆以治稱。現在駐紮潞州，因正月閒暇，命偏裨較射，呼集賓佐酌酒賞箭。聞報朝中命趙都檢點將兵御北漢、契丹，喜道：「當今在朝才幹最優者，無逾韓、趙二公。此事趙公足以辦之，寇兵不足慮也。」席間，有從事閻丘仲卿者應道：「朝中才幹，誠如公論，然二公志向各有不同：韓公任禮節而率真，趙公托豁大而機警；韓公可以輔少主，趙公不可授大權。今使將兵，恐非國家之福。」這仲卿祖籍平陽，年長二十，複姓閻丘，名公，字仲卿，以字行。與少師王樸有世誼，自幼依養，盡得其道。而尤深研古學，自倉頡以後各種書法，舉世莫能知者，俱可意測神悟。

少師因其好直言，任肝膽，不事韜晦，心常非之。然四方英俊至都中者，俱成莫逆。而張齊賢、曹彬、寇準等尤相推崇。昭義李筠愛重才學，聘為從事潞州。僚佐見其意氣孤高，咸蓄嫉忌，因節度與之謀事，每多奇中，所以不能離間。

當日李筠聞言，變色道：「書生何太多疑，如此安能任將退敵耶！」諸人暗哂。正議論間，只見傳事官持函稟道：「有朝中副都指揮韓翁，差人飛投急書。」將函呈上。李筠接著開拆，又有傳事官急報：「趙都檢點在陳橋，將士生變，黃袍加體，擁回作天子矣！舉朝歸順，惟有韓都指揮全家殉國。」李筠大驚無措，書墜於地，放聲慟哭，執仲卿手道：「卿何見事之審耶！報國大事，願卿為我謀之。」仲卿道：「且看韓公云何？」拾函啟交，李筠含淚展看道：「皇天不佑，奪我世宗。使文武大臣才德盡如閣下，何愁國家無泰山之安？今弟不幸臥病，朝廷誤中奸媒，社稷有繫卵之危，弟必竭力以殉。興復大周，惟君是望！勉之勉之，速備毋忽，率布不戢。」

李筠看畢，垂淚歎道：「國家尊爵重祿，股肱文武，濟濟盈廷，殉國只韓公一人，良可浩歎！」仲卿道：「今韓公已死，舉朝皆趙氏腹心。其中不忘周室者，惟曹彬、張瓊二人，猶可收而用也。然以潞州一鎮討賊，猶以螳臂擋輻。此刻必須詭托從順，密結外援，數處並舉，方於事有濟。如氣勢未齊，而露於形色，彼先發而來，則無用矣。現今河東、契丹與國家世仇，俱不可說。淮南雖是國戚，但重進素性猶豫，可借為聲援，不可恃為實靠。惟江南、西蜀，久經和好，且唐之林仁肇、蜀之高彥儔，俱智勇兼全，任軍國事，而與不佞有刎頸交，不佞往說其君，二國之實力可得也。」並說：「吳越、湖南、荆南，周行逢、張文表，俱一時之杰，李繼捧、李繼遷亦當世之豪，連衡而起，則汴梁東西南三面危矣。山後楊無敵與韓公同師學藝，交同膠漆，今聞韓公喪於賊手，惱怒必深，遣使通之，而資其糧草，使由北路而驅入。然後率領精兵西下太行，直抵懷孟，使良將塞虎牢，據洛邑，約齊諸路並進，汴梁雖將勇兵強，而勢分形弱，安能兼拒諸路耶？一路得入，趙氏即瓦解矣。然後扶幼主，復周室，而滅奸黨，則功蓋天下，忠昭日月，名垂金石矣！」李筠聞之大喜，即命治裝餞行。仲卿道：「惟願名公延攬英雄，訓練士卒，不必為無益之悲哀，毋稍露於形色。」再三叮囑而別。沐雨櫛風，跋涉多日，始到成都。聞知蜀主國政罔治，聲色是好，正士疏遠，佞幸盈朝，已具亡國之征，不勝歎息。訪至高彥儔家，進見禮畢，各談國事，相與流涕。彥儔道：「君既跋涉而來，弟豈敢不竭綿力？」因同上朝。連往數日，俱未得見蜀主。

至第五日回家，忽見多人擁護著高軒前來，彥儔邀共避之。仲卿問道：「此係何人？」彥儔低聲答道：「倖臣王昭遠也。」仲卿素知昭遠志大才疏，狂放無識，因其得倖於君，早想到有用他處，乃不遜避，屹立路旁。昭遠行到面前，見係彥儔，慌下車揖道：「老先生有何事故，此刻猶未回府？」彥儔答禮，指仲卿道：「此昭義幕賓閻丘仲卿也，為國家事，特來請見主公。」昭遠道：「趙氏詐取周家天下，吾王正欲興問罪之師足下乃來作說客耶？」仲卿答道：「吾來為周非為趙也。李潞州受太祖世宗厚恩，誓與趙氏不共戴天，原欲起義討賊，因地窄兵稀，故乞師於上國，共復周室。李節度命不佞西來，朝過國主，即謁明公，請恤城池之禍，永結唇齒之歡。」昭遠回嗔作喜道：「李公亦知有王昭遠乎？」仲卿道：「潞州常恨緣慳，不得親近。」昭遠道：「寡君因制杏林春燕雙雙舞，近日新成，演習無暇。過此數日，僕代奏知，定選將發兵，決不食言！」彥儔道：「如此，仲卿遠來為不虛矣！」仲卿復深揖。

謝別回來，彥儔道：「此君之喜，弟之憂也。」仲卿問故，彥儔道：「昭遠好大功，無實學，必為兒奏請發兵，定是昭遠為將，不亡何待？」仲卿道：「借大國軍聲，以分彼兵勢，見可則長驅直入，不可則保固險阻，自免損傷。弟猶有數處，須親往告請，不可羈遲。與君諸事心照，從此拜別矣。」彥儔道：「君將何往？莫非欲往荆湖、吳越？江南林君前日使來，尚未回去，諄諄以唇齒為言，憂國之苦，較弟無二，君可修書交使帶回，自無不可矣。吳越自守為謀，往亦無益。荆南、湖南，弟俱可代為介紹，應無不竭力外援，均無庸慮。所可慮者，惟潞州耳。李節度性躁，不能久耐，君在幕中，猶可諫阻，既經離遠，恐已變動。必須速回，保守前謀，約定淮南養兵儲糧。待到秋日，河東塞北自必報復，彼此猝然蠶起，雖孫子復生，諸葛再出，亦不能為之謀矣！」仲卿稱謝道：「弟此行原非得已，今得君指示，弟復何憂？」乃修書托彥儔交江南使者，相與拜別。彥儔垂淚送道：「行且須速，遲恐無及。弟有健騎，君可乘之，勝於常馬。」國人備到。仲卿謝別，心急如火，晝夜兼行，僮僕不能從隨。

一日，進到屯州山中，忽聽得對面朗聲說道：「天下自此太平矣，天下自此太平矣！」轉過山腳望去，有個老者，騎著驢兒，當面顛來，猶如醉漢，鼓掌道：「天下自此太平矣！」呵呵大笑，韁繩遺拖在地。驢兒踏著，往前絆倒，將那老者傾跌下來，卻是個眉須俱白的老道士。那驢兒及跑轉去，隨後有個道童捉拉不著，直趕回頭。道士跌臥地下，仲卿動念，連忙下驢，扶起他來。

看那道士，雖然年高，卻碧眼方瞳，形容端厚，向仲卿道：「爾少我老，驢應我騎。」仲卿授韁道：「請。」又道：「扶我。」仲卿扶他坐上，將鞭交與仲卿，因問道：「此驢壯健，我騎羸老，與子相易若何？」仲卿道：「原應遵命，但南北道路不同，且有急務，非此健騎不可。待辦竣日，尋訪寶觀送來。」道士道：「天下已經太平，今仍欲往何方，有甚急事，可與我道否？」仲卿道：「欲往潞州公幹。」道士道：「李節度尊賢好士，今已去世，猶有誰人可投？」仲卿驚道：「如何知李節度去世？」道士道：「聞是自焚，其子又以城池降宋。子莫非代為經營南來而未悉近事者？」仲卿大驚道：「仙長此言真麼？願示其詳。」道士因回頭

望去，指道：「那人來也，子詢便知。」仲卿翹望，只見遠遠有個老者踉踉蹌蹌，行得漸近。道童追著驢子，牽隨在後，見老者步履遲緩，埋怨道：「兄弟行得恁遲，將來如何跟師父跋高步遠？」老者答道：「連我也不自知。」仲卿茫然。

老者行到面前，道士道：「吳賀，汝可將於路所見者，再說一遍。」老者道：「自別師父師兄，隨羅師叔往西蜀謁明皇，途中為史思明將官高暉所擄。」道士道：「這話不必說，只將近日潞州李節度殉國原委說來。」老者道：「郭家將官李筠，見趙家詐奪郭家天下，終日憤恨，尋思復郭。左右見趙家勢大，多方勸阻，李筠終不肯聽。因通好劉崇，又約李重進起義。趙家使人到潞州，加李筠頂大職銜。李筠乃懸起郭威容像，痛哭流涕，將趙家敕書焚毀，又將使者割去耳鼻，面刺趙家姓名字樣，驅逐回去。因澤州張福歸順趙家，即用兵取得澤州。遠近州郡不服趙者，俱暗來通信約期。無如重進猶豫不起，而劉崇又輕聽人言，謂郭是劉之大仇，趙奪郭國，正係代劉報仇，如何返為李興郭？劉崇因此僅以弱兵數千踐約，又使心腹盧贇監軍，以掣其肘。所以趙家兵到澤州，李筠要堅守，以老其師，而乘其弊。盧贇要力戰，以挫其鋒，而要其盟。及至臨陣，劉家兵將先自奔走，監軍禁止不祝趙家兵馬衝來，劉兵走得忙，反將李家陣腳衝動。盧贇為趙家所殺。李筠力戰，因平日教養有恩，軍士莫不一以當百。奈趙家兵多將廣，前者敗去，後者又來。戰至日晚，李筠與軍士俱受重傷，歸城養息。趙家日夜圍攻。李筠扶瘡巡視，百姓歡呼，甘心死守。至第五夜三更，有裨將馬全義聽了參謀丁謂之計，暗引趙家兵馬入城。李筠傷重，聞知不能起來，歎息道：『臣力竭矣！』轉身向東連連叩首，乃命事親隨縱火自焚。趙家既得澤州，又進攻潞州。聞得李節度之子將城投降，卻不知確否？」仲卿聽得係實，乃仰天歎道：「吾在潞州，或不至此。出來約結請兵，尚未就緒，而節度已死。有知己而不能輔，吾何顏立於世間，以對天下豪傑！」俯視山澗，深不見底，欲縱身跳下。正是：經營已遂歸扶國，信息方聞痛殞身。

不知仲卿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